

剧场漫步

为什么德国导演总爱往舞台上撒泥巴？

双鱼游墨 银川



德国国家歌剧院

如果说波兰的格但斯克莎士比亚剧场是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童话盲盒”，那么柏林的人民剧场就是一座永不歇工的“先锋实验室”。

离开波兰格但斯克，坐上几个小时的大巴或者火车，当你看到街头随处可见的涂鸦，还有手里拎着啤酒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即使在冬日寒风里也透着股“爱谁谁”劲儿的建筑时，你就知道——柏林到了。

这里的戏剧，和这座城市的灵魂一样：粗糙、真实，不仅不安分，甚至还有点“暴力”。

在柏林看戏，你得先丢掉一个认知，那就是“按剧本演戏”。

在德国戏剧界，有一个让无数编剧“心惊胆战”的词，叫导演剧。

简单来说，就是导演最大，剧本只是个“建议”。如果你去柏林看一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千万别指望看到穿着紧身裤的少年在阳台下谈恋爱。

在柏林导演的脑子里，罗密欧可能是一个穿着机车夹克、满脸泥污的朋克青年，而朱丽叶正坐在一辆破旧的皮卡车里抽烟。

为什么他们总爱往舞台上撒泥巴、灌水，甚至扔烂番茄？我不理解，但大为震撼。

我曾在柏林著名的人民剧场看过一场戏，舞台上堆满了湿漉漉的泥土。演员们在泥浆里摸爬滚打，嘶吼、摔倒，满脸污垢。

起初我也纳闷，这戏演完，干洗费得多少钱？

但坐了半小时后，你就能体会到那种“泥土”的魔力——当演员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而是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在泥潭里挣扎时，那种关于生存的焦灼、绝望和愤怒，会像电流一样直接击中观众。

我猜，柏林的导演们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滩烂泥，戏剧没必要给你打滤镜。

在柏林，戏剧是真正的“平民艺术”。别被那些宏伟的建筑吓跑，这里的票价亲民得能让电影院老板哭出声来。

在著名的柏林剧团，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愿意在演出前一小时去柜台碰碰运气买“剩余票”，往往只需要10到15欧元。这个价格，在柏林也就相当于一张电影票。德国的公共交通票价不菲，但是，很多剧院的门票是包含演出当天往返剧场交通费的。

这种低门槛，让柏林的剧场里不只有满头银发的老绅士，还有许多背着书包的大学生、穿着皮夹克的独立艺术家，甚至是刚下班、手里还拎着公文包的白领。

戏剧，就是他们的“下班酒”。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剧场趣闻：柏林剧场因为太受欢迎，很多刚下飞机的游客或者赶火车的学生会直接拖着大号行李箱冲进剧院。于是，在柏林剧场的寄存处，你看到的

不是大衣和雨伞，而是整整齐齐的一排行李箱。那种“戏剧大于行程”的狂热，是柏林独有的浪漫。

为了让你在柏林的剧场之旅中不露怯，这里有几个“生存技巧”：

别穿得太整齐：如果你穿成一身黑、带点颓废感，柏林人会觉得你是同道中人。如果你穿得像去参加皇室婚礼，大家可能会以为你是走错剧场的新郎。

准备好迎接“裸露”和“尖叫”：德国戏剧对身体的表达极其大胆，如果演员突然在台上脱光了或者对着你大喊大叫，别报警，这是艺术。

谢幕时的德国式狂热：观众会疯狂地用脚踏木地板。那种震耳欲聋的“咚咚”声，比尖叫更有力。

我个人觉得，柏林的戏剧，本质上是一种对世界的“不安分”。它不追求过分精致的美，但是它会追求某种极致的真实。它不希望你坐了两个小时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反而希望你在离开时，脑子里带着一连串问号，甚至带着一脸被泥巴溅到的不适感。

下一站，我们去维也纳。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旅居多国，已出版小说《西夏陵影》、担任影视剧《致我们的暖暖小时光》编剧等）

小说一角

笔尖淌过的四季长歌

马西湖/银川

寒风，凛冽，且又刺骨。

我站在西楼高三的讲台上，看着你曾坐过的座位，脑海中想象着你曾在课堂上的样子。

你说，你向往海子诗里的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教室外的雪没有停，轻轻地，不像下在地上，却像落在心里，使最心伤的情愫凝成一个遥远的记忆。

还记得高一刚入学时，你带着不想被人看穿的忧郁与孤寂，一个人选中了教室无人光顾的靠近垃圾桶的位置。阳光铺在你的脸上，你的长睫毛镀上了一层细碎的金芒，眼底却盛着一汪化不开的潭水。你将书包轻轻塞进桌肚后便埋下头，盯着桌角那道浅浅的木纹，不再关注外面喧嚣的操场，也不与周边四下询问的目光有半点交集。风从走廊穿堂而过，钻进教室，吹起你额前的碎发，却遮不住你周身那层拒人千里的疏离。

可这所有的掩饰怎么能逃过我好为人师的眼睛？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经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蜷缩在无人问津的角落，用沉默和坚强做坚硬的铠甲。我没有刻意上前，只是在路过你桌角时放缓了脚步，目光落在笔记本上未被遮挡的诗句“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预料中”。我随即道：“我也喜欢汪国真的诗。”你近乎迟疑地抬起头，那双藏着潭水的眸子撞上我的目光，慌得低下头，耳根却悄悄漫上一层薄红。

后来两年的教学中，我们亦师亦友。你曾在考试失利时找我指点迷津，亦曾在父母闹离婚时抱住我大声痛哭，更曾经畅谈你的理想与远方：说要去有海的地方读大学，要把笔记本里的短句写成诗集，要过海子诗里的生活……可是，一个阴风怒吼的午后，你永远离开了教室和课堂。

整理遗物时，我留下了那本厚厚的摘抄本，因为有一页里写着“亲爱的语文老师，你是点亮我生命的一束光，我会铭记着你的字字叮咛，奔赴山海”。可是，要奔赴山海的，为什么又要选择轻生？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让它成为永久的谜吧。

雪在哭，像我的泪，为那段刻骨铭心的师生情。